

# 百色行隨筆



繽紛華夏  
余昭科

初夏，我們一行文化界朋友前往廣西百色市，參加了一個富有意義的文化研習活動。百色位於珠江和西江上游，歷來是兩廣文化，乃至東盟國家聯繫的重要橋樑，更是滇、黔、桂三省的交界樞紐。我們坐高鐵進入百色市的途中，不僅看到地理交通的繁忙，更感受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動氣息，世居在百色市的少數民族包括有壯、漢、瑤、苗、彝、回、侬佬七個民族之多，這裏環山抱水，四季常青，是一座風光旖旎的山水生態之城。

百色具有悠久燦爛的古文明，百色的傳統樓房建築，融入大量的壯族及本土文化元素，以此打造國家園林城市。我們參觀了佔地六十八公頃的紅色主題公園——百色起義紀念公園、百色起義烈士紀念碑、銅鼓廣場等，它們把豐厚的歷史文化體現到城市建築和園林藝術之中，與歷史、人文文化建設相結合，依託百色壯鄉文化獨特的人文環境，塑造城市亮麗的標誌。接着，我們來到崇左市的龍州縣，看到地處美麗的喀斯特地形的鄉鎮中，到處都是白色的新房，原來這些是政府為脫貧的村民建設的小樓房。

最後，我們走進龍州紅軍古道景區，這是一處既有紅色歷史和民風民俗的綜合景區。在龍州縣的天琴壯寨，我們體驗了這裏的非遺傳統歌舞文化。天琴為龍州地區及左江流

域，屬巫文化的範疇，已存在一千多年。從唐代開始，巫師借助天琴說唱的曲藝形式從事各種巫術活動，流傳至今。其實天琴是指壯族古老的彈撥樂器，民間稱之為「鼎叮」，因與壯族古老民俗活動「唱天」「彈天」有關，故得名天琴。

在壯寨的門前，一群壯族的女歌手，抱着天琴、身着民族服裝，傾情彈唱《天之琴》和《放雁》，濃郁的民族風格讓我們領略到天琴的無窮風采和魅力。在我們面前的正是「沒有樂譜、沒有造作，只有土地和生活，沒有無奈、沒有強迫，只有心中的訴說。數千年來的歌謠，至今仍在鄉間的老人孩兒中傳播，這就是你我祖先留下珍貴的鄉下老歌。」音樂來自生活，歌曲中的靈魂就是人們對生活中的吟誦，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不同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傳統歌曲，他們生活的地域、風俗、語言不同，因此培育了各種風格色彩和形式各異的鄉謠民歌，而這些歌曲大都在民間一代一代的口頭相傳，其真正的作者已無從稽考，在中國多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民間歌謠中，保存了大量的文人歷史資訊，它記載了民間的真情實愛，截取了社會中大量的生活原態，他們口中的民歌有着更深的意義。我們以現代多元角度的視野來分析，中國民歌雖然是源自數千年古老的時代，但是在現實的傳統與現代之間、鄉村與城市之間都有強盛的生命力，活在現代文明社會的脈絡之中，而且並未衰微。



天琴壯寨小瀑布。

作者供圖

# 再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



黛西札記  
李夢

電視劇《我的阿勒泰》熱播，作家李娟的同名小說再度成為話題之作。上周在廣州出差，見到花城出版社和《新周刊》負責人，眾人莫不興奮於此番文學作品影視改編的成功出圈：原著小說一再加印，以「只有阿勒泰知道」為主題的雜誌特刊亦賣到斷貨。李娟小說以及同名電視劇對於北疆四季輪轉與風土人情的生動呈示，其間的熱烈、自在、浪漫與憂傷，讓日囿於機械式三點一線的我們無比欣羨，也為各地的文旅宣介與推廣，宕開一條新路。

不論電視劇抑或原著小說，《我的阿勒泰》主打一個詞：鬆弛。茫茫戈壁，大漠孤煙，哈薩克族人逐水草而居，自在遊牧。漢族女孩李文秀（某種程度上是小說作者李娟的化身）和她的媽媽、開小賣部的傳奇女子張鳳俠，來此定居，由最早的難以適應，到逐漸習慣，再到與當地人產生情感的牽絆。由「旁觀」到「融入」，書中與劇中李文秀的經歷，也正正映照你我對於那一方神秘北地的好奇與渴望。天蒼蒼，野茫茫，有誰不想在這闊大無垠的浪漫裏，與自己的愛人策馬乘風呢？

李娟筆下的故事和改編的電視劇集，都讓我們見到另一

種生活的可能性：不必「虎媽」，拒絕「內耗」，也不用在石屎森林的圍追堵截中被擠壓成一枚循規蹈矩的「社畜」。在城市與繁華之外，另有一片開闊，以及在其間熱烈潑辣生活的遠鄉人。「再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地過。」劇中蒙古族婆婆的這句話，不知觸動了多少疲憊與無奈。他鄉的人們，不在乎名校畢業，不理解大廠光環，卻自有另一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樸邏輯，活得放鬆又自在。「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當年民謠裏這些浪漫甚至有些矯情的詞句，在阿勒泰，在漫天漫地的雪與綠中，找到了實在的依憑。

隨着文學與影視作品的廣為流傳，新疆阿勒泰地區如今儼然成為湖南鳳凰和雲南大理之後，又一個「復得返自然」的「心之原鄉」。咖啡、民宿和文創小店的出現，漸漸為那個原本寂靜的地方帶來新的創意與生機。這又讓我想到香港。你我身處的這座城市不乏繁華、不乏活力，亦不乏綠野、濕地與山林。由鬧市轉身，短短五分鐘即可浸身綠意自然之中，這恐怕是香港以外再難複製的奇觀。既然奢侈品和美妝已不再是大部分遊客訪港的首要目標，既然此城中有那麼多山海美景，我們宣介文旅時，又未嘗不可另闢蹊徑，由文藝、博物、時尚與設計着手，掘探香港另一面的奇異與野趣。



# 「宇宙考古」



市井萬象

參觀者在展覽上觀看投影在天花板的藝術作品。

展覽「宇宙考古——探索時空的科學藝術之旅」正在上海天文館舉行，共展出二十五件作品，分別出自瑞士、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和中國八個國家十八位藝術家之手。這些作品基於龐大的天體物理數據庫創作而成，包括交互式數據模擬界面、可視化沉浸式投影、3D電影和增強現實等。

新華社

# 電影內外



英倫漫話  
江恆

影片中有這樣一處橋段，當泰坦尼克號遠洋客輪即將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時，乘客們爭相搶佔船上僅有的幾艘救生艇座位，而大副威廉·梅鐸在努力維持秩序。面對人群開始失控，梅鐸拔出了槍，隨着一聲槍響，愛爾蘭工人湯米·瑞恩應聲倒在甲板上，並最終因流血過多死在友人的懷抱裏。在梅鐸意識到自己打死人後，他向附近的一位同事行了最後一次航海禮，然後舉槍向自己扣動了扳機。

這部大片於一九九七年上映時，觀眾們對這一段暴力加煽情的場景反應熱烈，但遠在蘇格蘭達爾比蒂小鎮的居民卻是無比憤怒，因為梅鐸確有其人，並且就是在該小鎮出生和長大的，現實中他不僅沒有開槍殺人，反倒是捨己救人，當地政廳的一塊石匾上至今仍在歌頌他的英雄主義表現。梅鐸的侄子公開批評《泰坦尼克號》電影的導演不尊重史實，僅僅為了讓電影有更多高潮而刻意編造情節，甚至不惜把梅鐸描繪成一個膽小鬼和謀殺犯。在輿論的壓力之下，電影製片人和發行商不得不出面道歉，並支付了五千萬鎊作為精神補償，連卡梅隆本人也承認，沒有證據顯示梅鐸殺過人，電影在描繪某個特定的人時犯了錯。

如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電影界在製作受真實人物和事件啟發的電影時，仍然沒有解決卡梅隆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尤其在人物傳記性影片中，應多大程度尊重史實尚沒有定論。比如，二〇一三年講述蘋果公司已故創始人喬布斯的影片《喬布斯》，被指歪曲了他的性格以及關於企業的最初設想，一些場景從來沒有發生過。二〇一四年由奧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主演的摩納哥王妃格蕾絲·凱利傳記片《摩納哥的格蕾絲》，被格蕾絲的三名子女批評內容失實，並與製作方劃清界線，指其家族從未牽涉創作。二〇一八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得主《綠皮書》，引起片中主角唐利博士家人的批評，他們抱怨該片歪曲了受人尊敬的黑人鋼琴家與其司

機的關係。二〇一九年昆汀塔倫提諾的《荷里活往事》，被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凝批評，指影片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描繪了李小龍。

即使在二〇二二年，講述已故荷里活明星夢露的影片《金髮夢露》也毀譽參半，批評者認為電影對夢露的描寫嚴重失實，把她拍成了一個深陷戀父情結、無助的「傻白甜」。在去年諾蘭執導的電影《奧本海默》中，更出現核子物理學家奧本海默試圖用摻有氰化鉀的蘋果毒害導師的場景，也被批是對史實的篡改。用奧本海默孫子的話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不論奧本海默的朋友或敵人，沒有一個人他們的一生中聽說過這件事並認為這是真的。而去年上映的另一部電影《五月的你，十二月的她》，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影片中加入了許多失實的情節，讓主人公的原型感到不受尊重和憤怒。此外，當年上映的《貓王與我》的傳記劇情片，也被指具有令人震驚的輕蔑態度，並將搖滾歌手「貓王」描繪成了「掠奪者」。

涉及真人真事的電影究竟該怎麼拍？是尊重史實還是取悅觀眾？多年來英國電影界對此爭論不休。一些人支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傳記類影片通常會被人期望保持一定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因此需要嚴肅對待，就像傳記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經的調侃，稱公寓裏的門衛幫他搬運傳記類書籍時經常會發脾氣，原因是傳記比其

他書都要厚，因為如果你不把所有材料都塞進書裏，讀者就不會相信傳記的重要性。同樣地，也有一些人認為，電影終究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來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難免對部分史實進行藝術加工。例如為了增加戲劇張力或營造故事效果，可能誇大或變形被描述人物的性格特點；為了將故事串聯起來或使其更具戲劇性，可能會進行時間順序的調整，導致事件的發生順序與實際生活中的不一致，以及出於時間限制或其他考慮因素，可能簡化或省略某些事件，或是為了故事的流暢性而做出細節的改變等等。還有歷史人物的對話細節，史料無從掌握，導演不得不虛構一些人物的對白和心理活動，這些都是藝術創作需要的。

當然，還有一些人主張把一切交由觀眾來評判，畢竟觀眾對於電影虛構元素的接受程度因人而異，相信很多人會把電影當作休閒娛樂，並將虛構視為故事的一部分。對於那些關注史實準確性的人，大可走出影院後查閱可靠的資料與文獻，然後對情節失實一笑了之。

不過，以梅鐸仔子為代表的當事人，擔心電影的虛構可能助長公眾的錯誤記憶，因為不少人是通過電影來了解歷史知識的。如他所說，「幾年之後人們就會忘記了電影的爭議，但這部影片仍在，依然會把我叔叔描繪成一個殺人犯」，他提醒導演在電影開拍前，應先思考一下，如何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取得平衡。



電影《泰坦尼克號》中關於大副威廉·梅鐸的情節，被批評不尊重史實。 劇照

# 月季繽紛入夏來



如是我見  
李仙雲

當季節跨入初夏的門檻，滿目的蔥蘢綠意，千花百卉都在孕育它的果兒。不與群芳爭艷的「花中皇后」月季，在習習清風裏，如錦的繁花讓小城步步皆景，馨香宜人。一城一花一女子，被譽為「月季夫人」的蔣恩鈿女士，讓她的桑梓地——錦繡江南金太倉，這座美麗富饒的小城因月季而增添無限魅力。惜花戀花的我，每年都如朝聖般坐着輪椅趕赴十幾公里，去恩鈿月季公園與幾百種珍品名卉，來一場沉浸式遊園賞花之旅。

在趕往月季公園途中，真是一路香花相伴。行道中間的花圃裏，竟讓我驚訝地看到「開在樹上的月季」，而且一樹開得多色花，瑩白、艷紅、金黃、粉紫，花朵大如牡

丹，開得雍容大氣。那繁花麗景，都映亮了這草木欣然的初夏小城。正陶醉於柔柔花香間，忽聽一小女孩驚呼道：「媽媽你快看，棒棒糖月季，好神奇啊！」多美妙形象的名字，一根根長的枝幹，擎舉着滿樹繁花，開得繽紛亮麗，像一群孩童擠擠簇簇擁着，調皮地在清風裏戲耍玩鬧。忽看到馬路中間，一女子吃力地攙扶着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婦人，紅燈即將亮起，女子急得四處張望。突然一個年輕的交警跑過來，揮舞着手中的指揮棒，讓來往車輛暫停。他背起老人就放在馬路邊「棒棒糖月季」下，雖是文明「小事」，卻像月季花般，傳遞的是城市溫情。

進入恩鈿月季公園，猶如置身月季花海中，那明艷妖嬈、色彩繽紛的花兒，美得絕世獨立。回眸間，看到那金黃的花瓣邊緣漸變為橘黃，中間又包裹着緋紅的「阿班斯」，這頗具「女王範」的花兒，在陽光下

熠熠奪目。滿園月季叢叢簇簇，開得如火如荼。凝望間我一個激靈宛若進入蒲公的《聊齋志異》中，一個個花仙千嬌百媚，婷婷裊裊，她們在清風裏，陽光下颯颯起舞。忽一朵朵紅艷鮮亮、絲絨光澤、碩大多層的「恩鈿女士」映入眼前，這是世界首款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月季名品。當我跟隨遊客徐徐進入恩鈿紀念館，駐足於「月季夫人」的雕像前，四周皆被鮮花所圍，陣陣花香沁入肺腑。這種「人在花中走，如在畫中遊」的如詩如畫之感，讓我賞花則情濃於花。

月季繽紛入夏來，「一枝才謝一枝殷」，這麗花美卉，靜賞慢觀間我也被香花所染，頓覺心怡神曠。「只道花無十日紅，此花無日不春風」，這花中「常青樹」，在烈日暴曬下傲然綻放，展示的恰是一種堅韌與蓬勃的生命之姿，也帶給人一種心境昂然，激情滿滿的迸發之力。